

世界长篇童话
精品文库

马克·吐温 等著
卡洛·科洛迪

2

海南出版社

长袜子皮皮的故事

[瑞典]林格伦 著
李之义 译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瑞典]赛·拉格洛芙 著
李俚民 译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长袜子皮皮的故事

皮皮搬进维拉·维洛古拉	(3)
皮皮是捡破烂的	(9)
皮皮和警察玩拍人游戏	(17)
皮皮上学了	(22)
皮皮坐在大门上和爬树	(30)
皮皮组织一次野游	(37)
皮皮看马戏	(45)
皮皮接待小偷拜访	(55)
皮皮过生日	(61)
皮皮去商店买东西	(69)
皮皮玩海上遇险	(79)
皮皮接受一次难忘的访问	(96)
皮皮举行告别宴会	(104)
皮皮去航海	(111)
皮皮寻找斯彭克	(118)
皮皮组织问答比赛	(125)
皮皮赴咖啡宴	(132)
皮皮接到一封信	(140)
皮皮再次去航海	(144)

皮皮上岸.....	(149)
皮皮劝告鲨鱼.....	(155)
皮皮劝告基姆和伯克.....	(160)
皮皮对基姆和伯克不耐烦了.....	(168)
皮皮离开霍屯督岛.....	(171)
长袜子皮皮不愿意长大.....	(175)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第一章 树林里的小妖精.....	(185)
第二章 骑在白鹅的背上.....	(193)
第三章 黑夜里的贼.....	(202)
第四章 新的朋友和新的敌人.....	(208)
第五章 狐狸的追踪.....	(226)
第六章 强盗山上的乌鸦.....	(236)
第七章 海底的城市.....	(251)
第八章 有魔法的笛子.....	(270)
第九章 铜像和木偶.....	(283)
第十章 马丁做了俘虏.....	(301)
第十一章 野鹅的家乡.....	(309)
第十二章 千儿子.....	(318)
第十三章 猫头鹰的秘密.....	(330)
第十四章 回 家.....	(338)

长袜子皮皮的故事

〔瑞典〕林格伦 著
李之义 译

皮皮搬进维拉·维洛古拉

在一座小镇的郊外有一座东倒西歪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幢破旧的房子，房子里住着长袜子皮皮。她九岁那年，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那里。她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不过这倒挺不错，在她玩得最开心的时候不会有人叫她去睡觉，在她想吃糖果的时候，不会有人硬要她去吃鱼肝油。

皮皮过去有过爸爸，她非常喜欢自己的爸爸，当然她也有过妈妈，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妈妈很早就死了，当时皮皮还是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儿，她一哭起来非常厉害，没有人敢站在附近。皮皮相信她的妈妈坐在天上，通过一个小孔看着生活在人间的女儿，皮皮经常向她招手说：

“请不要担心！我会料理自己的！”

她也没有忘记爸爸。他原来是船长，航行在大海上，皮皮坐着爸爸的船和他一起航行，直到在一次风暴中爸爸被卷进大海失踪为止。但是皮皮确信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她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会淹死。她相信他已经漂到一个海岛上，那里住着很多黑人，她的爸爸成了黑人国王，每天都戴着金质皇冠走来走去。

“我妈妈是天使，我爸爸是黑人国王，确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好父母。”皮皮经常满意地这样说，“只要我爸爸造好一只船他就会来接我，那时候我就成了黑人公主。啊呀，啊呀，那时候该多好啊！”

很多年以前，她爸爸买下了院子里的那幢破旧的房子。他原来想，当他老了不能在海上航行时，他就和皮皮住在那里。但是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卷进了大海，皮皮只好回到维拉·维洛古拉等待着爸爸有朝一日回来。一个美丽的夏夜，她告别了她爸爸船上的所有朋手。他们大家都很喜欢皮皮，皮皮也很喜欢他们。

“再见了，伙计们！”皮皮说，在一个个水手的前额上吻了吻。“不要为我担心，我会料理自己的！”

她从船上带走两件东西：一只名叫尼尔松先生的小猴子——这是她爸爸送给她的——和一个装满金币的大手提包。水手们站在船舷边目送她，直到看不见为止。她坚定地走着，连头也没有回，尼尔松先生站在她的肩膀上，她的手里拿着提包。

“多么不寻常的孩子，”当皮皮消失在远方的时候，一个水手说，并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他说得对。皮皮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孩子。她的最大的特点是力气超人，全世界没有一个警察能和她相比。如果她愿意，她可以举起一匹马。实际上她也愿意这样做。她自己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她回到维拉·维洛古拉那天用一枚金币买的。她一直渴望自己有一匹马，现在这匹马就住在前廊里。皮皮下午在前廊里喝咖啡，她就把马举起来送它到院子里去。

维拉·维洛古拉的旁边还有另一座院子和另一幢房子。房子里住着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是男孩子，另一个是女孩子。男孩子叫杜米，女孩子叫阿妮卡。这是两个又懂事又有教养又听话的孩子。杜米从来不咬手指甲，妈妈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阿妮卡遇到不顺心的事从来也不吵闹，她熨过的棉布连衣裙总是平平展展，处处当心不让连衣裙弄脏。杜米和阿妮卡两个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玩得很好，不过他们也经常想找个伙伴一起玩。皮皮和她爸爸在海上航行，他们俩有时就趴在围墙上议论说：

“真可惜，就是没人搬进那幢房子！要是有人住在那里，要是

他们也有孩子该有多好哇！”

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夜，皮皮第一次跨进维拉·维洛古拉的门槛，正好杜米和阿妮卡不在家。他们离家一周去看望外祖母。因此他们不知道隔壁的房子已经有人住进去了。后来他们回家头一天站在门口朝大街上张望，也仍然不知道实际上已有一位伙伴近在眼前。他们站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也不知道这一天是不是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是这一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就这样枯燥乏味地过去。就在这时，维拉·维洛古拉的门开了，一位小姑娘走了出来。这是杜米和阿妮卡从未见过的最奇特的姑娘。她就是早上起来散步的长袜子皮皮。只见她的模样：

她头发的颜色象胡萝卜一样，两条梳得硬邦邦的小辫子直挺挺地竖着。她的鼻子长得就象一个小土豆，上边布满了雀斑。鼻子下边长着一张大嘴巴，牙齿整齐洁白。她的连衣裙也相当怪。那是皮皮自己缝的。原来想做成蓝色的，可是蓝布不够，皮皮不得在这儿缝一块红布，那儿缝一块红布。她的又细又长的腿上穿着一双长袜子，一只是棕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她穿一双黑色的鞋，当时考虑到她的脚还要长大，而皮皮一直穿到现在，别的鞋都不爱穿。

杜米和阿妮卡睁大眼睛紧盯着这位陌生姑娘肩膀上的猴子。这是一只很小的猴子，穿着蓝裤黄袄，戴着一顶白草帽。

皮皮朝大街上走去。她一只脚踏在马路上，另一只脚踏在排水沟上。杜米和阿妮卡一直瞧着她，直到看不见为止。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回来了。她是倒着往回走的。这样走回家就省得转身了。她走到杜米和阿妮卡家门前，停了下来。孩子们默默相视。最后杜米说话了：

“你为什么倒着走？”

“我为什么倒着走？”皮皮说，“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

的国度里吗？人们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在埃及人人都这样走，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

“你怎么会知道的？”杜米问，“你大概没到过埃及吧？”

“我当然去过！啊，这一点你不用怀疑。我到过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看到过比人倒着走更奇怪的事情。如果我象印度支那人那样用手走路，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

“你说的都是谎话。”杜米说。

皮皮考虑了一会儿，伤心地说：“对，你说得对。我是说了谎话。”

“说谎话可耻。”阿妮卡说。这时她总算敢讲话了。

“对，说谎话非常可耻。”皮皮更伤心地说，“但是有时候我就忘了，你知道吗？一个小孩子，她的妈妈是天使，爸爸是黑人国王，而她自己漂流在大海上，你怎么可以要求她总是讲真话呢？不过，”她说，这时她长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我要告诉你们，在比属刚果没有一个人讲真话。他们整天说谎话。从早上七点钟开始，一直说到太阳落山。如果我有时候说了谎话，请你们多多原谅，你们记住，这完全是因为我在比属刚果呆得时间太长了一点，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对吗？”

“当然啦。”杜米说。他突然感到，这一天绝对不会无聊地过去了。

“为什么你们不到我那里去吃早饭呢？”皮皮说。

“好哇，我们不是说过要做朋友吗，”杜米说，“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吃早饭呢？走，我们去吃早饭！”

“好，”阿妮卡说，“现在就去！”

“不过先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下尼尔松先生，”皮皮说。这时这只小猴子脱下了帽子，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表示问候。

他们穿过维拉·维洛古拉院子东倒西歪的大门，走在一条石

子路上，路的两旁都是长满苔藓的老树，那些树尽是枝枝杈杈的，爬上爬下特别方便。他们来到房子面前，走进了前廊。那匹马正站在那里吃汤碗里的燕麦。

“我的天哪，你为什么把马养在前廊里？”杜米问。他知道所有的马都养在马圈里。

“问得有道理，不过，”皮皮想了一会儿，“它在厨房里太碍事，而在客厅里它又觉得不习惯。”杜米和阿妮卡用手拍了拍那匹马，然后继续往房子里走。那里有一个厨房，一座客厅和一间卧室。不过看起来这个星期五下午皮皮忘了打扫房间。杜米和阿妮卡小心翼翼地朝四周察看，看看那位黑人国王究竟坐在哪里。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见过黑人国王。可是他们既看不到皮皮的爸爸，也看不到皮皮的妈妈，阿妮卡不安地问：

“就你一个人住在这儿？”

“当然不是，”皮皮说，“尼尔松先生和那匹马也住在这里。”

“噢，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你这里没有爸爸和妈妈吗？”

“没有，全没有。”皮皮高兴地说。

“晚上象睡觉这类事情谁来照料你呢？”阿妮卡问。

“我自己照料自己。”皮皮说，“第一次我很礼貌地提醒我，如果我不听，我就口气严厉地再说一遍，如果我还不听，我就打我自己，你们明白了吧。”

杜米和阿妮卡没有完全明白，但是他们想，这可能是一个好办法。这时他们走进了厨房，皮皮说着绕口令：

“现在要在这里做烙饼，

现在这里的烙饼快做成，

现在要在这里烙烙饼。”

这时她拿出三个鸡蛋，高高地扔到空中。一个掉在她的头上，蛋壳打破了，蛋黄流进了她的眼里。但是其他两个正巧掉到锅里，

都打开了。

“我一直听说，蛋黄对头发特别好。”皮皮一边说一边擦眼睛。“你们会看到头发马上会嘎叭嘎叭地长起来。在巴西所有的人头发上都有鸡蛋。所以那里没有秃子。只有一次例外，一个老头儿非常怪，他不是把鸡蛋涂在头发上而是把它吃了。他变成了一个秃子，他走到大街上，人们都惊讶地朝他围过来，不得不叫警察来维持秩序。”

皮皮一边讲一边用手指轻轻地从锅里捞出鸡蛋壳。然后把挂在墙上的一把浴刷拿下来搅拌做烙饼的面糊，面糊溅得满墙都是。最后她把剩下的面糊倒进放在炉子上的平底锅里。她在烙饼的一面涂好奶油，为了翻到另一面，她把烙饼抛到差不多有房顶一半高，然后用平底锅再接住。摊好以后，她把烙饼从厨房的这头扔到厨房那头桌子上的盘子里。

“吃，”她说，“趁热吃吧！”

杜米和阿妮卡吃着烙饼，觉得非常香。随后皮皮把他们请进客厅。那里只有一件家具。这是一个有着很多很多抽屉的大柜子。皮皮打开抽屉，让杜米和阿妮卡参观她收藏的所有宝贝。里边有奇特的鸟蛋，别致的贝壳和石子，小巧玲珑的盒子，美丽的银镜，珍珠项链以及皮皮和她爸爸周游世界时买下的各种东西。皮皮给自己的新伙伴每人一件礼物作为纪念。杜米得到一把小刀，柄上镶着闪闪发亮的珍珠母。阿妮卡得到一个小盒子，盒盖上镶着粉红的贝壳，盒子里有一个镶着绿宝石的戒指。

“你们最好现在回家吧，”皮皮说，“明天你们可以再来。因为如果你们现在不回家，你们下回就来不成啦。那就太遗憾了。”

杜米和阿妮卡也觉得该回家了。他们起身回家，从把燕麦吃得精光的马身边走过，走出维拉·维洛古拉的大门。他们走的时候，尼尔松先生还向他们挥帽告别呢。

皮皮是捡破烂的

第二天早晨阿妮卡老早就醒了。她从床上跳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杜米身边。

“快醒吧，杜米，”她一边说一边拉杜米的手，“起来吧，让我们去找那位穿着大鞋挺有意思的姑娘去吧。”

杜米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知道，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尽管我不记得了。”他一边说一边脱下睡衣。随后两人一齐走到洗澡间，赶快洗脸、刷牙，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比平时他们妈妈要求的时间整整快了一个小时。他们骑在楼梯的扶手上，从楼上正好滑到楼下的饭桌旁，他们坐下来，立即嚷着要吃巧克力。

“有什么大事要干？”他们的妈妈问，“看你们俩忙成这个样子。”

“我们到隔壁新来的那位姑娘那里去。”杜米说。

“我们可能一整天都在那里。”阿妮卡说。

正好在这天早上皮皮要烤椒盐饼干。她和了一大团面，在厨房的地板上擀来擀去。

“你知道吧，”皮皮对自己的小猴子说，“至少要烤五百块椒盐饼干，一个面板怎么够用呢。”

她趴在地板上，用模子迅速地做鸡心形状的饼干。

“不要踩面，尼尔松先生。”她不高兴地说。正当这时，门铃响了。

皮皮跑去开门。她从头到脚沾了一身面粉，真像个面人一样，

当她与杜米和阿妮卡亲切握手的时候，他们浑身上下也都沾上了面粉。

“你们到我这里来玩，我非常高兴。”她一边说，一边拍打着围裙，这时面粉飞扬起来。杜米和阿妮卡的喉咙里吸进很多面粉，他们咳嗽起来。

“你在做什么？”杜米问。

“啊，如果我说我在掏烟筒，象你这样精明的人肯定不信。”皮皮说，“实际上我在做饼干。不过很快就完了。你们可以暂时在木柴箱上坐一坐。”

皮皮飞快地做着饼干。杜米和阿妮卡坐在木柴箱上看着她怎样揉面，怎样把饼干扔到铁盘上，又怎样把铁盘放到炉子里。他们觉得就跟看电影一样。

“好啦。”皮皮最后说，她把最后几铁盘饼干取出以后，砰地一声关上了炉门。

“我们现在做什么？”杜米问。

“我也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皮皮说，“不过我自己可不想躺在床上睡大觉。我是一个捡破烂的，从来没有一刻闲功夫。”

“你说你是什么？”阿妮卡问。

“一个捡破烂的。”

“捡破烂的就是拾东西的，懂吗？除此以外还能干什么，”皮皮说，同时把地板上的面粉扫成一小堆，“世界上到处是东西，确实需要有人去拾。这正是捡破烂所要做的。”

“能拾到什么东西呢？”阿妮卡问。

“噢，什么都可以拾到。”皮皮说，“金块，鸵鸟毛，死老鼠，泡泡糖和小螺丝之类的东西。”

杜米和阿妮卡认为确实有意思，也想成为捡破烂的，不过杜米说他希望能拾到一块金子而不想拾到一颗小小螺丝钉。

“看我们到底能拾到什么，”皮皮说，“反正总能拾到一些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得快去，不然的话其他的捡破烂的就会把这个地区的金子都拾走了。”

就这样三位捡破烂的出发了。他们认为最好先从周围的房子拾起，因为皮皮说，尽管有的时候在远处的树林里也可以拾到小螺丝钉，但是最好的东西总是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拾到的。

“不过尽管如此，”她说，“我也看到过相反的例子。记得有一次我在婆罗洲原始森林里捡东西，正好在原始森林深处，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地方，你们猜我捡到什么吗？啊，那是一条做工考究的木头假腿。我把它送给一个缺一条腿的老头，他说这样的假腿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杜米和阿妮卡仔细地想着皮皮，看这位捡破烂的怎样捡东西。皮皮从这条路边跑到那条路边，在眼睛上手搭凉棚，看呀看的。她有时在地上爬，有时把手伸到围栏的缝里去，失望地说：

“真奇怪！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看见了一块金子，可是就是没有。”

“真的捡到什么都可以拿走吗？”阿妮卡问。

“当然，凡是地上的东西都可以拿走。”皮皮说。

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头儿，他躺在一座房子外边的草丛中睡觉。

“那个人正躺在地上，”皮皮说，“我们捡到他了。我们把他捡起来！”

杜米和阿妮卡吓坏了。

“皮皮，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捡一位叔叔，那可不行。”杜米说，“再说，我们要他来做什么呢？”

“要他来做什么？能做的事可多啦。我们可以把兔笼子里的兔子放出来，然后把他关进去，喂他蒲公英叶子。不过要是你们不

愿意，我也就算了。尽管我有点儿舍不得，因为其他捡破烂的会把他捡走的。”

他们继续往前走。突然皮皮尖叫了一声。

“啊，真是难得的机会。”她一边叫，一边从草丛中捡起一个长满锈的铁筒。

杜米疑惑地看了一眼铁筒说：

“要它有什么用呢？”

“啊，用处可多呢。”皮皮说，“一个办法是放饼干，放了以后，就成了令人喜欢的筒装饼干。另一个办法是不放饼干，它就成了没有饼干的饼干筒，当然它不会装饼干那样受人欢迎，但是也还过得去。”

她仔细看了看铁筒，确实长满了锈，此外底上还有一个洞。

“看起来它很象没有饼干的饼干筒。”她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可以把它戴在头上，玩《在黑夜中》的游戏。”

她做起了这种游戏。她头上戴着铁筒通过街区，她看起来好象一座小铁筒塔，直到她摔倒在铁丝网前才停下。

“看到了吧，”皮皮一边说一边取下铁筒，“如果我不戴这只铁筒，我的脸就会直接摔在地上，就要摔得很痛很痛。”

“啊，不过，”阿妮卡说，“如果你不把它戴在头上，你永远也不会碰到铁丝网上。”

在她还没有把话说完的时候，皮皮又高兴地叫起来，她如获至宝地捡起了一个空线轴。

“看来我今天太走运了。”她说，“这样一个精致又精致的线轴可以用来吹肥皂泡泡，也可以拴一根绳挂在脖子上当项链。我想回家立即就去做项链。”

正在这时候，附近一幢房子的门子开了，飞快地跑出来一个男孩子。他看起来很害怕，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后边有五个男

孩子正在追赶他。他们很快就抓到了他，把他按在围栏上。几个人都向他冲过去。他们五个人一齐用拳头打他。他一边哭一边用手护着脸。

“打他，伙计们，”那位个子最大、最有力气的男孩子喊，“让他以后再也不敢在这条街上露面！”

“噢，”阿妮卡说，“他们在打维勒。他们多么不讲理！”

“那是讨厌的本特。他一天到晚跟人家打架。”杜米说，“五个打一个，算什么本事！”

皮皮走到男孩子们身旁，用一个指头敲了一下本特的后背。

“喂，听我说，”她说，“你们是不是真想把小维勒打坏？因为你们五个人在一齐动手打他。”

本特回过头来，看见一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姑娘。一个陌生的野姑娘竟敢来指责他！一开始他吃惊地张着嘴巴，后来脸上又露出了一丝苦笑。

“伙计们，”他说，“伙计们！放了维勒，让我们见识见识这位姑娘。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他笑得前仰后合。转眼间他们一下子就把皮皮围住了，只有维勒一边擦眼泪，一边小心地站在杜米身旁。

“你们看到她的头发了吧！长得象堆火！看她的两只鞋，”本特继续说，“我能不能借一只当船用？我没有船，不过倒很想去划船。”

他抓住皮皮的两条辫子，但马上又松手了，说：

“啊，把我手烫了！”

随后五个男孩子一齐围住皮皮，又喊又叫：

“红毛丫头，红毛丫头！”

皮皮站在人群里友善地笑着。本特原来想，她不生气也早哭了起来，最起码她会很害怕的。眼看这一招没有成功，他就伸手